



大寨先进典型

大寨红旗映草原

农业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下32.0.12
12.0.12
12.0.12
12.0.12

大寨红旗映草原

——镶黄旗牧业学大寨的经验——

区蒙启著

11-111

农 业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七·北京



A 528879

目 录

前 言	(1)
一、草原巨变	(5)
二、两条路线的激战	(25)
三、坚持“以牧为主”	(52)
四、创业的道路	(73)
五、战斗指挥部	(102)
结束语	(129)

前 言

大寨,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。大寨之路,是我国亿万农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由之路。在毛主席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指引下,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,我国广大农村和辽阔牧区的面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大寨经验日益深入人心,大寨红花开遍祖国大地,大寨式的社队遍布祖国,学大寨的先进县成批涌现。地处内蒙古草原牧区的镶黄旗,就是学大寨先进典型中的一个。

镶黄旗是个少数民族地区。居住在这里的蒙、汉、回、达斡尔等各民族人民,历来从事着放牧畜牧业生产。全旗八个公社、一个牧场,五十九个生产大队,就有五十四个大队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牧业队。其余几个大队,主要也是经营为畜牧业服务的饲草饲料基地。这里,气候寒冷,十年九旱,风大沙多,植被稀疏,草场狭小,畜牧业生产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。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,牧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发展,使各族牧民树立起以阶级斗争为纲,为革命养畜和人定胜天的思想。改造草原、建设草原的伟大斗争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,畜牧业生产靠天、劣质、低产的落后状态正在一步步改变,整个草原呈现出一派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,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,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

善的大好景象。

但是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。长期以来，围绕着牧业学大寨问题，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。刘少奇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——牧主、富牧、反革命、坏分子和新老资产阶级，总是设置障碍，干扰和破坏牧业学大寨运动。而我们的一些干部，由于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，以及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的束缚，对牧业要不要学大寨、能不能学大寨也曾有过怀疑，因而在一段时间里，牧业学大寨迈不开步，上不了路。毛主席发出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已经十三年了，可在前七年，牧民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，牧业学大寨基本上还停留在口头上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，才有了根本的转变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，从根本上推动了牧业学大寨运动的胜利开展。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《农业学大寨》这篇社论中指出：“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，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：昔阳能办到，你们难道不行吗？一年不行，两年不行，三年行不行？四年、五年总可以了吧！”昔阳学大寨，三年建成大寨县，这对镶黄旗党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。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镶黄旗党委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，狠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认真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，落实了党在牧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。在工作当中，既注意矛盾的普遍性问题，又注意矛盾的特殊性问题。总结和推广了在牧区开展阶级斗争，进行牧区建设，促进畜牧业稳定、优质、高产地向发展的一套经验，从而使牧业学大寨的群众

运动真正开展起来。

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胜利召开，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英明领袖华主席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排除了各种干扰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进程。全国广大农村牧区亿万人民，紧跟华主席，高举大寨旗，正在胜利前进。现在，在镶黄旗，对于牧业要不要学大寨，能不能学大寨的问题，再没有人提出怀疑了；对于学大寨首先抓什么，主要抓什么，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实践当中也已经总结出来了；对于学大寨，搞建设，主要应该靠谁来干，人们从认识上也已经基本解决了。人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，“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，斗志昂扬，意气风发”，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，集体经济日益壮大，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出来。

“总之，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。”

英明领袖华主席说：“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，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。这同土地改革、农业合作化、人民公社化一样，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。”华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，为学大寨运动指明了方向，同时也规定了学大寨的根本任务。镶黄旗党委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，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。第一，他们狠抓阶级斗争，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，批判修正主义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，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，批判骄傲自满、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。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教育

牧民、武装牧民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思想文化领域深入社会主义革命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。第二，他们认真落实和坚决执行党在牧区的各项方针政策，尤其是牧区“以牧为主”的方针和政策，敢于同一切违背和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。他们紧紧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牧，团结中牧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，万众一心地大干社会主义。第三，他们坚决贯彻党的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大搞群众运动，努力改变畜牧业的生产条件。第四，他们“认真看书学习”，坚持“三要三不要”的基本原则，不断地促进自身的思想革命化，并且以身作则，带头实干，努力培养一支懂得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，带头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干部队伍，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。

镶黄旗把大寨、昔阳的根本经验，具体地应用到牧区，促进了牧区的革命和生产的大发展，在这一点上，对牧业学大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这本书介绍了镶黄旗学大寨，赶昔阳，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牧区基层的经验。由于我们水平不高，对镶黄旗的经验还吃得不透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导。

一、草原巨变

金色的太阳照边疆，
千里草原谱新章。
毛主席指引革命路，
牧民心里亮堂堂。
文化大革命如五月的甘霖，
浇灌着大寨红花在草原上怒放。

雄伟的“草库伦”象小长城一样，
无边的草海随风荡漾。
千年的干河吐清泉，
万载的秃山披绿装。
银蛇般蜿蜒伸展的大渠，
把沉睡的淖尔（湖泊）水引上干渴的牧场。

铁牛满载皮毛奔腾飞驰，
风车伴着牧人纵情歌唱。
机器轰鸣，马达声响，
白羊如云，牛肥马壮。
欣欣向荣的牧民新村，
家家窗明几净鲜奶飘香。

高举红旗向前方，
草原儿女斗志昂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，草原更兴旺。
紧跟华主席，一切有希望。
抓纲治国学大寨，
大干快上赶昔阳。

这是诗句，也是事实。用它形容镶黄旗学大寨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，是并不过分的。

镶黄旗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西南端，总面积四千九百六十平方公里，两万二千多人。解放前，这里是苦水滩，泪水滩。那时候，安本、章盖、牧主、巴音^①、反动喇嘛相互勾结，对贫苦牧民实行最野蛮的政治统治和最残酷的经济剥削，加上日本鬼子的蹂躏践踏，国民党匪帮的烧杀劫掠，旅蒙奸商的重利盘剥，好端端的镶黄旗草原，一片冷落凄凉。到解放前夕，全旗仅有八万头牲畜，而且绝大多数为牧主、巴音、喇嘛庙仓所霸占。广大贫苦牧民为牧主、巴音放过千万头牛羊，却只能用酸奶渣子当饭；给牧主、巴音打过无数只狐狸，却只能用破羊皮御寒。草原茫茫，长夜漫漫，贫苦牧民盼望翻身解放，就象小草盼望雨露，大雁盼望蓝天。

一九四九年，红太阳照亮了镶黄旗草原。熬尽寒冬，渡过长夜的各族人民，象挣脱了羁绊的骏马，昂首阔步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。一九五八年，在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

^①牧区当时的统治阶级。安本、章盖是封建官职，相当于旗长、区长。巴音即富牧。

公社三面红旗的光照耀下，镶黄旗一年实现了“两化”（即合作化、人民公社化）。这一年，牲畜发展到二十五万头。但是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。广大翻身牧民要革命，要前进，而刘少奇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却总是不断地干扰和破坏牧区的革命和建设，致使畜牧业生产极不稳定，靠天养畜的被动局面长期不能改变，牲畜始终在三十万头左右徘徊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，粉碎了刘少奇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使牧业学大寨运动在镶黄旗草原上蓬勃开展。各族人民高举大寨红旗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斗，在干旱草原上谱写着最新最美的文字，描绘着最新最美的画图，为建设社会主义草原新牧区不断地作出了新贡献。

草 原 “长 城”

踏上镶黄旗的土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无垠的绿野和绿野上的一座座雄伟的草库伦。这草库伦，小的几十亩、上百亩，里面生长着绿树、青草和饲料作物；大的数千亩、上万亩，封育着大面积的天然草场。库伦的防畜围墙很多是用石头垒成，也有的是用刺丝围起，它翻越山包，横跨草滩，蜿蜒曲折，不见边际，就象一座座小长城，点缀着草原的大好风光。

过去，镶黄旗草原没有一座草库伦。从一九七一年起，全旗人民学习大寨精神，推广乌审召经验，大干五年，共围起两千多华里长的防畜墙，建成总面积八十万亩的五百多座

大小库伦，种植了一万九千多亩优良牧草，开辟了四万一千亩饲料基地。截至到目前为止，平均每个牧业人口建设了五十亩，每个生产大队建设了一万四千亩，每头牲畜占有二亩草库伦。

镶黄旗海拔一千三百米，无霜期九十天左右。这里丘陵起伏，山包林立，夏天干旱缺雨，春秋风沙为害，冬季黑、白成灾^①，草场条件很差，是有名的“缺草户”。全旗三百多座山头，绝大多数是“毫吉格尔”（光头）；全旗几百块“塔拉”（平滩），不少地方是“嘎拉其盖”（秃子）。要是赶上灾年，许多草滩竟成了红草滩、黄草滩，“干旱草原遍地黄，牧草稀疏三寸长，逢灾千里去走场，人遭罪来畜遭殃。”这正是昔日镶黄旗草原的真实写照。为了解决冬春缺草的困难，人民政府曾迢迢数千里运草到黄旗，一斤草的运费能赶上一斤羊肉的价钱。为了保住集体的牲畜，牧民群众曾把沙蓬^②视如珍宝，把马粪用来喂牛，把千里走场当做唯一的出路。就这样，冬去春来，年复一年，缺草状况始终得不到改变，只是在大大小小的草库伦陆续建成之后，“缺草户”的帽子才开始甩掉了。

宝格定郭勒大队境内，有一座宝格都乌拉山，山上洪沟道道，乱石满坡；山下干河条条，黄沙遍野。多少年来，居住在山下的牧民群众一直是“小灾小走场，大灾大搬家”。一九七一年，有个浩特^③赶着八十多头牛外出走场，回来时

①过去由于牧区缺水，一到冬季主要靠雪水供牲畜饮用。雪大了牲畜吃不上草，成为白灾；无雪牲畜饮不上水，成为黑灾。

②一种质量很差的草。

③牧区的居民点。现在是牧区人民公社最基层的生产单位，称作业组。

只剩下一车牛皮。就在这一年，他们学习了牧区大寨乌审召垒草库伦，大搞草原建设的经验，全队社员群众在干山坡上垒起了五百亩大的草库伦，第二年除打草一万斤外，还在库伦里养活了几十头站不稳、走不动的“爬蛋牛”。几年来，这个队共围建总面积为一万四千亩的六座草库伦，引种和培育优良牧草六百四十多亩，在干沙河上建成全旗第一座截伏流工程，使大片干山坡地变成高产稳产的饲草饲料基地。由于缺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，牲畜连年稳定增长，总头数达九千二百零一头，为解放初期的四倍。如今，山上山下换了新模样：夏秋时节，草库伦里披碱草绿，苜蓿花黄。阳光下，微风中，棵棵小树摇曳，层层绿波荡漾，道道渠水闪银光，一片迷人景色。

宝尔达布苏大队座落在一个一百三十平方公里的嘎拉其盖滩上，从前这里说是草原，其实最好年景，牧草也不过几寸高。由于缺草，生产极不稳定，牲畜几起几落。一九六二年受灾，全队牲畜由一万零三百头降到六千一百头，乳牛几乎死光。从一九七一年起，这个队围建了草库伦一万七千多亩，开展了人工育草、封滩育草和以林育草等多种项目的草原建设工作，建成草、水、林、料“四结合”的基本草牧场八百多亩，成功地引种了十二种优良牧草，种草面积发展到六百七十多亩，亩产干草由一百三十斤提高到五百多斤，畜均贮草逐年增加，牲畜总增稳定在百分之三十左右，纯增稳定在百分之十左右，逐步扭转了“养畜靠老天，饲草靠外援”的被动局面。

红格尔乌拉公社有个呼布尔大队，境内有一块十几平方公里大的平滩，是个“雨天一滩稀牛粪，晴天一张生牛皮”

的下湿地，只能长些芨芨草。一九七四年，他们把这块下湿地围成草库伦，种了草料。当年收获六十二万斤饲草，三万斤饲料，仅这一座草库伦的收获，就使全队三千九百头牲畜做到了草料自给。如今，当你走进这座草库伦里，你会陷入齐腰深的披碱草丛，仿佛闯入稻浪麦海，哪里还有芨芨滩的影子呢！

以上三例，仅仅是镶黄旗新草原的缩影。象这样荒滩变绿洲，秃岭变青山的事例，在镶黄旗到处都有。就是这大大小小的草库伦，被称为牲畜的“粮仓”，它对于解决冬春缺草问题起着关键性作用。从一九七二年起，全旗曾连续三年大旱，但打贮草量分别为两千零四十万斤、三千一百七十八万斤和六千万斤，比同样旱情的一九六五年分别增长一点三倍、二点七倍和五点八倍，其中七成以上是在库伦里收获的。这三年中，许多大队的天然草场斤草未收，牲畜就靠草库伦安全地度过冬春。往年最好年景，冬季畜均贮草也不过几十斤。一九七三年达一百斤。一九七四年达二百斤，这一年全旗没有一个队外出走场。草库伦的建设和发展，已经和正在改变着镶黄旗落后的畜牧业生产面貌。

清 泉 长 流

有水才有草。镶黄旗草原不但缺草，尤其缺水。这里年平均降雨量不足二百五十毫米，而年平均蒸发量却在两千五百毫米以上。境内两百多条小河，条条都是“天涝洪水流，天旱黄沙滚”的干河沟；几十个淖尔，绝大部分都是“碗口大，碟子深，雨天一汪水，晴天底朝天”的旱淖尔。人民公

社化以前，这里连吃水井也是屈指可数的。牧民们常常套上勒勒车^①，到几十里远的地方拉水吃。待到严冬，大雪封了路，雪水就成了“救命水”。在镶黄旗，到处可以见到带有“郭勒”（河）、“淖尔”（水泡子）、“乌苏”（水）、“宝力格”（泉）和“胡都嘎”（井）的地名、村名，可见在这干旱的草原上，人们盼水的心情该是多么急切！

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，镶黄旗的广大牧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水利建设上不断地使着大劲，流着大汗。人民公社化以来，全旗已经打了一千多眼水井，初步地改善了人畜用水的困难状况。但是，仅仅解决人畜用水，还是个低标准，还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。因此从一九七一年起，全旗人民在大搞草库伦建设的同时，又掀起了水利建设的新高潮，大打水利翻身仗。为了克服地下水源不足的困难，牧民们上山寻水源，下滩查水脉，终于找到了地下潜层水，大办截伏流工程、引水蓄水工程。打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有七至十一眼小口井串通的连环井，有三眼以上大口井串通的连环井，有五十到一百米长的石砌长条井，还有使饮畜功效提高六倍以上的“梅花井”等等。如今镶黄旗草原，社社队队都在大办水利，牧民们把水利看成是牧业的命脉。从一九七一年冬到一九七六年夏的五年间，全旗共打大井一百一十二眼，小井七百五十六眼，机井五十三眼，兴办引淖蓄水工程两座，截伏流工程三十五座。努力做到：把天上的水蓄起来，把地表的水管起来，把地下的水挖出来，把干河里的水挤出来，小水大用，闲贮忙用，冬贮夏用，涝贮旱用。现在，镶黄旗

①一种牛拉的木轮车

除了已经解决了人畜用水外，使七千多亩草料基地得到了灌溉，平均每个劳力建设了一亩水浇地，正在向草籽、苗条、饲料三田水利化的方向进军。

巴音塔拉公社，名为“富滩”^①，但地表无水，地下水难找，牧民们以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，坚持打井找水。从一九七一年开始，三年大旱，三年大干，水利建设大发展。这三年，全公社共打大井二十二眼，小井一百八十眼，修建干渠一千二百米，支渠六千二百七十二米。除保证人畜用水外，还解决了四百五十亩草场的灌溉。

哈拉淖尔大队位于镶黄旗西南边缘，是宝格都乌拉公社的饲草饲料基地。文化大革命前，这里严重缺水，遇上旱年，人畜用水解决不了，只好翻山越梁，到几里以外的地方拉水吃，数千亩耕地上，到处是令人焦心的旱象。一九七一年以来，这里新打了十四眼机井和土井，修建了一千八百多米干渠，一万多米支渠，建设了一千五百亩水浇地。干旱季节，几台抽水机昼夜忙碌，十几条大渠里，井水奔流不息，灌溉着一片片饲草饲料作物，茁壮生长。

达布僧郭勒大队有条虎布郭勒河，过去只见黄沙滚，不见清水流。一九七四年，社员们挖开河床，筑起石坝，把干河沟拦腰斩断，把地下伏流挤上河床。清清的地下河水顺着水渠流入草料基地，顺着河沟流向远方。一向干枯的虎布郭勒，成了牛羊饮水栖息的乐园。

昔日干旱草原，今日清泉长流，这难道不是奇迹！

^①巴音塔拉，蒙语，即富滩之意。

绿 色 屏 障

干旱的镶黄旗草原能植树造林，这在过去简直是神话。有些地方长了几棵老榆树，有人就说那是“神树”，是老天爷安排的。红格尔乌拉山上有几片自然林，人们对此也有过神话式的解释。现在，神话已经成了现实。从一九七二年春季以来，全旗掀起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，先后造林三万多亩。加上合作化、公社化以来造的林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全旗人工林保有面积已达三万五千亩，每个生产大队平均占有近六百亩，每人平均占有一亩以上。全旗建立国营林场、国营苗圃各一处，三分之二以上的社、队建立了自办苗圃，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小片林或防风小林带，绝大部分浩特都种上了树。

昆都仑大队方圆八十平方公里面积，过去只有五棵老榆树，被人称为“风水宝树”。如今，那五棵“风水宝树”渐渐衰老枯萎，失去了生机，而社员们亲手栽种的五百一十亩新苗却峥嵘茁壮，生机勃勃。学大寨以来，这个队建立了苗圃，全队十四个浩特都种上了片林，家家户户都栽了树。

古斯给大队位于色日乌拉山下，境内两条大沟被洪水冲得一年比一年宽，一年比一年深。在学大寨运动中牧民们认识到这两条洪沟不及早治理，就会对草场带来极大危害。他们从一九七一年初开始建立了治沟专业队，几年坚持不懈，长期治理。他们敢想敢干，用分段闸沟的办法，把深沟先治成台田，然后栽上树。由于沟里土层厚，水分充足，又防风，树苗成活率高，又长得快。几年来共植树七千多株，修建一米宽、三百米长的排水沟一道，使两条大沟基本上得到治理，

为全旗多快好省地治沟树立了榜样。这个大队还建立了一个二十一亩大的苗圃，由于认真培植管理，几年来已起出四万两千多株树苗，除满足本队造林需要外，还支援了兄弟社队。这个队所在的巴音塔拉公社，近四年来植树造林面积达两千一百七十四亩，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造林总和的八倍。

呼格吉勒图牧场座落在一片沙海之中。过去这里别说种树，就连牧草也稀稀拉拉，很难看到个绿颜色。这几年牧场一队的群众以大寨为榜样，向草原进军，在沙窝子里垒了库伦，种了树。一九七二年栽种六十亩，七三年又栽一百亩，七四年已发展到二百四十亩，绝大部分成活。在这二百四十亩树库伦内，原来只有八眼水井，七二年后又新打水井二十二眼，并做了合理布局，平均每八亩地就有一眼水井，实现了“库伦井网化”。沙窝子长出了绿树，这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彻底改变着旧黄旗的“风水”。

草原上植树造林，究竟有什么用处？只要看看镶黄旗的历史和现状，答案即可找到。过去，有人形容黄旗是“一年一场风，入春刮到冬”。黄风吹跑了草籽，吹露了草根，影响了牧场的自然更新。冬天，草原又是雪海茫茫，把草场盖得严严实实，牲畜采食十分困难。现在，全旗三分之一的基本草牧场有了防风小林带。林带是抗御风雪、保护草场的障碍，还可以为林地保墒育草，改良小气候，牧民常说：有林就有草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据调查，林地草场的牧草覆盖度为百分之六、七十，而一般草场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。以昆都伦大队的阿力乌苏浩特为例，这个浩特的西边有一条小洪沟，往年只能长些寸把高的小草，老牛采食都碰不着鼻子。这几年，这条洪沟已经变成九亩大的小林带。一九七四年，在这块林